

草 蜂

冷霜于不远不近处窥伺着,欲来未来。来的是草蜂。它们已经从空气中嗅到了一股迫近的危险,纷纷退出江湖,似一群惊魂不定的难民,从四面八方逃进村庄。

那一溜茅檐,被它们视为最后的避难所。

檐草已经腐朽,在冷雨后的阳光下,散发着缥缈的蜃气,混合着经年的烟火气息。藏纳在腐草里的雨水,一滴、一滴地沥下来,在草尖上集聚、变大,最后“嗒”地摔在檐下的阶石上,碎裂、飞溅,氤氲成一片迷离幻境。

此时的草蜂已失去了杀伤力,它们的武备也已被看不见的手收缴,在檐草上乱撞一气,徒然地哀鸣着,抑或许是诅咒吧。

檐滴清脆而响亮,像秋天祭出的一滴滴怀柔的泪。

小窗幽处听蜂衙,直将青丝听成了白发。

喜 鹊

该走的鸟都走了,麻雀和喜鹊却留了下来。

寒冷与寂寥主宰的冬天,是自然界中戒律最严苛的宗教,它的经文是用寒风、严霜、冷雨和冰雪写就的,其凌厉的锋芒闪着毫光,你读或不读,受或不受,它就摆在那里。

可偏偏就被喜鹊读成了欢喜。

那双喜鹊常年栖息在我家门前的那棵杜梨树上,当一场旷世的雪落下,它们喜不自禁,在村庄里飞来飞去,俨然是一对精灵。

“喳”——掠过屋脊。

“喳”——又射向竹篱。

轻盈,迅捷,喜庆。

其中的一只飞落在一横斜于溪畔的梅枝上。在它立足未稳之际,另一只也飞了过来,那细细的梅枝似乎承受不了双雀之重,一阵乱颤,便将昨夜落在枝条上的白雪簌簌地抖落

常德气息朗然,瓦肆勾栏楼舍树木河道街巷城郭,入眼舒朗豁然,像一世家公子或贵妇人,繁华里有淡定。不愧朗州古名。

身在常德,心蹊蹊想去桃花源。写桃花源一痴,造桃花源一痴,游桃花源也是一痴。世上本没有桃花源,痴人自找自扰自得。

车出城,行经处,一路坦然。人说大道多歧,我谓大道坦然。间或有斜坡,车过如流水,缓缓涌上再轻轻伏下去。七月里,阳光晴正,白日青天增了夏阳之焰,汗浆浩浩荡荡,吞没人身。

到得桃花源,方寸间变了景致,入眼皆山。每座山都是绿的,深深浅浅,浓浓淡淡,有章法无章法。烈日如焰,照见五蕴皆空,一切亮亮堂堂,一时通脱。

常德常怀大德,地貌亦有德,谦虚之德。那些山俯身趴在地上,没有山头,像顽童自高处丢下的土疙瘩,见风而长,生根拔高。满山都是树,看不见石头,鼻底隐隐嗅出水气。须臾见得水,碧汪汪一团凝在那里,似乎一动不动。瞥见枯叶漂浮其中,慢

■ 散文诗

微茫里的小事物

许俊文

下来,露出一粒粒猩红的花朵,仿若灰烬下的火种。

喜鹊的叫声因为有了白雪和红梅的映衬,愈发地清越、欢快,洋溢着一派欢天喜地的气氛,那是在其它节气里,我所看不到的祥和景象。

寒冬因此变得可爱。

鸟 窝

一道沧桑的身影,拱卧于闹市。桥下没有流水,却比流水更湍急——疾驶的火车几分钟就是一列;桥上则是车水马龙的汽车与熙攘的人流。

两排槐树被摁在桥侧的混凝土里,任凭它们的根怎么伸,也无法触及大地——它们使我想起命运。

对,命运。

桥上的树用了几十年的光阴,将自己修炼成城市的盆景。即便这样的高度,也高过目光——也许,那些匆匆赶路的人们,已经不习惯于仰望了。

这是一个遵循减法的季节。某夜,我打桥上走过,无意中发现每一个树冠上都坐着一只鸟窝。

一座人的城,由此而平添了几分生动。

蛇

乡村有着海量的包容性,它除了包容人们赖以生存的庄稼、牛羊、鸡鸭,猪狗,也包容那些麻烦制造者,如爱偷鸡的黄鼬,打家窃舍的土狼,见了花生和红薯就乱拱一气的猪獾。

当然也包括蛇。

离开乡村融入城市生活,已经多年不见蛇的身影了。今年清明时节,朋友约我去一个叫桃坡的地方采野芹,当时给我的感觉,那从寒冷北方出

发的风,掠过广袤的中原大地,跨过黄河、淮河和长江,抵达江南就柔软得似一匹水绸了,泥土暄软,草木萌芽,连石头的表情也不再冷漠,那些蛰伏于泥土下的小生灵,服下春雨的灵丹之后,一个个便睁开惺忪的睡眼。

蛇也苏醒了。

那天我正行走一条富有弹性的土埂上,说实话,我早已忘掉了蛇。不期然间,我与一条蛇窄路相逢。那条蛇仿佛才从土穴中刚钻出来,鳞片上还粘着土屑,此时它正慵懒地躺在暖融融的阳光下蜕皮,几只身体瘦弱的青蛙在它的眼前跳来跳去,它也懒得多看一眼。

面对一条毫无抵抗力的蛇,我没有选择“见蛇不打三分罪”的做法,就像卫国战争影片中那个不朝正在拉屎的德军士兵开枪的苏联军人,我轻轻地从蛇身上跨过去,并走开。

土埂细如草绳/两边的水田里去年的稻茬开始腐败/几只刚还魂的青蛙/在大声呼唤爱情/田野寂静/无处不在的阳光/一点都没有浪费/包括那条躺在土埂上的草蛇/比我更会享受春天。

这大概就是春天值得一切都热爱它的理由吧!

钉 子

大病初愈的那个早春,每天清晨我都会拄着拐杖来到河滩上漫步。

这是一个少有的早春,河滩上的苇芽被压在龟背似的土壳下,它们凭借着夜晚从泥土下汲取的一点点水分,把坚硬的土壳顶起来,像头上扣着一只只硕大、沉重的“锅盖”,却没有力气把它们掀开。

我走过去,用手中的拐杖把那些“锅盖”一个一个掀翻。次日清晨,当我再次经过那里,发现“解放”了的苇芽上,都顶着一颗小小的露水珠子,那是它们感激的泪水吗?

那些日子,我究竟掀掉了多少只“锅盖”,似乎只有那些扭曲的紫色芦芽知道了。

走累了,我会来到一片柳林中,背靠着柳树小憩。就是那一“靠”,我发现几乎每一棵只有胳膊粗细的柳树树干上,都被人下了钉子。原来,这片林地是一群中老年人晨练的地方,他们每个清晨都来到这里舞剑、踢腿(有的踢树)、打太极拳,树干上的那些钉子想必就是他们下的,挂衣帽、挂剑、挂菜篮子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当我走进那片柳林时,手里除了拐杖,还多了一把老虎钳子,我像一只啄木鸟,把那些锈蚀的钉子从树干里一只一只地拔出来,它们竟多达一百二十七只。

后来想想,别人曾在我的心灵里下过各种钉子,自己也曾别人身上同样下过钉子。那些尖锐的东西,现在是无法拔除了。

感谢那场大病,它让我的心灵变得柔软起来。

虫 洞

当它被寒蝉从枝头上叫落,我真的不敢相信那是一片树叶——分明是一把千疮百孔的筛子。

我把它托在掌心,像托着一具骸骨,它的肉质部分已被虫子啃噬净光,纵横交错的叶脉像是一张丝织的网,细密的网眼恐怕连风也难以穿过。

凭推想,这片树叶在遭遇虫子之后,企图进行无望的自救——拼命地生长。然而,它长多少虫子就吃多少,那种生命挣扎的痛苦,假如用一种仪器可以测试出来,并再将其放大,想必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撼。

见证了一片布满虫洞的树叶,我羞于再谈论什么命运与痛苦。

瓜、麻辣肉、小鱼、盐菜、洋姜、豆豉、芋头丝、酸茭果、酸豆角、拌木耳、拌黄瓜、锅巴、绿豆……眼花缭乱。

桃源如一梦,闲坐吃擂茶。擂茶似茶非茶,似粥非粥。可惜未识得擂。据说是以茶叶、老姜、芝麻、米,加盐放钵里,以硬木棒擂成细末,开水冲过即成。

擂茶入口咸香甘甜,风情里有土味。

吃过擂茶,去了秦人古洞。如文章所说,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。初极狭,才通人。洞有山水,极浅的一洼洼,鞋底染湿。遇同行者,戏问何年何月何人,故作大惊,拱手作揖,相与一笑,扶路下山。一坡古木芭蕉无数,更有亭台数座方竹一畦,浓荫蔽日遮眼,惶惶天色向晚。出得林中,一头的阳光,几朵白云,日影正好。四围山色中,一人残照里。

是夜,宿源内。清晨醒来,人有空茫感,绿荫打窗,恍惚不知今夕何夕,亦如前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。起床吃了一碗牛肉米粉,饱腹别过。那是二〇一九年夏日的一天。

■ 随 笔

桃花源记

胡竹峰

慢悠悠,悟出原来静水深流。

汀洲如长横一点,近看,中有不少桃树。花期早过,枝头绢帛绣成桃红点点,红得东边一簇,西边几朵。远望得意,平添三分桃花意思。有诗意也有做小孩时的心意情意,一步步走,步步是自然之境心头之境。桃花源到底心境。到底,拾得很大的一个喜悦,拾得一心繁花,芳草鲜美。

入景愈来愈深,是旧时村庄模样。顺河走,水往下,人朝上。前几天天下过雨,河流如酒酿,并不清澈。桃花源酒酿甚美,有三月旖旎风月,入嘴滋味是浅的。饮罢三五盏,意犹未尽。追忆之际兀自泛起桃花春意。

源垄有狗,一条狗叫了,跟着另一狗叫了。远远的犬吠声遥遥传来,经山林,回荡岭头。东边有犬吠,西

边有犬吠,南边有犬吠,北边有犬吠。人如坠雾里,不知东西南北。路边有南瓜,秧条伸在竹架上,秆叶葳蕤一绿,中有黄花数朵,有花含而待发,有花半开半收,有花盛如喇叭。风吹着,花叶不响,仿佛旧时天气。记得故家瓦屋外有瓜蔓,一个小孩子,自顾看着南瓜花,美人蕉静静的。

登得高处,目下沉江阔然,武陵人自能捕鱼为业。山风吹来,鼓荡衣裳,汗水须臾消失。临空独立,入了陶渊明的诗境:舟遥遥以轻飏,风飘飘而吹衣。愣愣良久,同行路人走出眼底,方才出神。

出神入境,是人间境饮食境,擂茶在焉。八仙桌上,杯碟林立,但见腊肉笋子、红豆火锅、糖油粑粑、水饺、艾叶蛋、小粽子、小馒头、玉米、西